

金文与甲骨文、战国文字的数字特点比较

金欣欣^{1,2}

(1.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商务印书馆 汉语编辑中心, 北京 100710)

【摘 要】表示数字的汉字字形在金文、甲骨文、战国文字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化。对比 1-10 的字形、20-90 的整十数字、“百”以上的数字以及卦画,就一些问题做探讨。比如:甲骨文与金文孰先孰后的问题,甲骨文、金文对“十”、“百”、“千”、“万”的称说问题,商代人与周代人对整十的数字的认知心理差异,卦画和数字的区别。

[关键词] 金文; 甲骨文; 战国文字; 数字; 合文; 卦画

[中图分类号] H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530(2017)01-0100-07

表示数字的汉字字形在金文、甲骨文、战国文字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拟对这一演化过程做一些探讨。笔者所依据的金文、甲骨文、战国文字的相关字形分别来源于《新金文编》^①、《新甲骨文编》^②和《战国文字编》^③。








本文之所以立足于金文,从金文出发,比较甲骨文和战国文字,是出于下面的考虑。裘锡圭教授《文字学概要》修订本指出:“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字。所谓正体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所谓俗体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④刘钊教授在《新甲骨文编》的后记中指出:“和西周金文比较,要重视甲骨文是当时的一种俗体这一特点(甲骨文是当时的一种俗体的认识是由裘锡圭先生最先提出的,台湾的张光远先生也曾有类似说法),辩证地看待甲骨文与西周金文在时间早晚与字形结构上的关系,这对理解甲骨文字的结构非常重要。”(第1043页)

基于金文是正体字、甲骨文是俗体字的认识,本文立足于金文,比较金文与甲骨文、战国文字的

数字文字的异同。以下具体讨论,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教!

一、一至十的字形比较

在以下的金文、甲骨文、战国文字的比较表中,本文把金文、甲骨文都分为商代与周代两部分,周代的金文和甲骨文都尽可能用西周早期的字形;战国文字分为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如上所述,金文字形来自《新金文编》,甲骨文字形来自《新甲骨文编》,战国文字字形来自《战国文字编》,每个字形均按原书注明出处和页码。以下列表对比。

数字 文字	金文		甲骨文		战国文字		备注
	商代	周代	商代	周代	秦系	六国	
一	 𠄎 作父 乙 簋 . p. 1	 我方鼎 .  大 孟 鼎 . 均 西 周 早期 . 均 p. 1	 𠄎 合 4531 . 宾 组 . p. 1	 𠄎 11 : 28 . 西 周 . p. 1	 一 云 参 . p. 1	 随 县 2 . p. 1	周代金 文 “一” “一” “一” “一” “一” 的 字形均有 两种 (“一”有 第一、种字 形) 一种 平直 . 另 一种笔势 向上上挑

[收稿日期] 2016-11-21

























































[作者简介] 金欣欣(1965-),男,南京大学文学院 2015 级博士研究生,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编审,研究方向:汉语音韵学。

①董莲池：《新金文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相关页码均随文标注。

②刘钊,洪飏,张新俊:《新甲骨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相关页码均随文标注。

③汤馥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相关页码均随文标注。

④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8页。

二	 二祀 卣 其卣, p. 1861	 二 卣 我方 卣 均西周 早期,均 p. 1861	 二 卣 20715, B组, p. 726	 二 卣 11: 39, 西周, p. 726	 二 卣 云 卣 p. 876	 二 卣 包山 4, p. 876	
三	 三 卣 本)文 德己 卣 p. 38	 三 卣 方 卣 均西周 早期,均 p. 38	 三 卣 14 正, B组, p. 19	 三 卣 11: 133, 西周, p. 19	 三 卣 平 卣 p. 13	 三 卣 包山 116, p. 13	
四	 四 卣 卣其 卣 p. 2024	 四 卣 卣其 卣 p. 2024	 四 卣 1460, 亥 组, p. 763	 四 卣 11: 40, 西 周, p. 764	 四 卣 陶 卣 5, p. 955	 四 卣 包山 111, p. 955	“四”, 商代金 文只有 一种字 形,周代 金文有 两种字 形,《新 金文编》 中未 见“四” 的下一 种字形
五	 五 卣 卣其 卣 p. 2032	 五 卣 卣其 卣 p. 2032	 五 卣 15662, 亥组, p. 766	 五 卣 178, 子组, p. 766	 五 卣 陶 卣 5, p. 956	 五 卣 包山 173, p. 956	金文的 “五”只 有一种 字形,甲 骨文的 “五”有 两种字 形
六	 六 卣 卣其 卣 p. 2036	 六 卣 卣其 卣 p. 2036	 六 卣 21017, B组, p. 767	 六 卣 137 反, 亥组,均 p. 767	 六 卣 陶 卣 5, p. 956	 六 卣 包山 110, p. 957	《新金文 编》共有 38个 “六”的 字形,其 中37个 为  字形,1 个为  类字形
七	 七 卣 卣其 卣 p. 2038	 七 卣 卣其 卣 p. 2038	 七 卣 12509, B组,均 p. 767	 七 卣 11: 55, 西周, p. 129	 七 卣 陶 卣 5, p. 132	 七 卣 包山 110, p. 957	《新金文 编》未 收商代 字形
八	 八 卣 卣其 卣 p. 2039	 八 卣 卣其 卣 p. 2039	 八 卣 20925, B组, p. 85	 八 卣 131, 西周, p. 38	 八 卣 陶 卣 5, p. 54	 八 卣 包山 36, p. 54	同上
九	 九 卣 卣其 卣 p. 2039	 九 卣 卣其 卣 p. 2039	 九 卣 20350, B组, p. 768	 九 卣 11: 59, 西 周, p. 769	 九 卣 陶 卣 5, p. 957	 九 卣 包山 23, p. 957	
十	 十 卣 卣其 卣 p. 242	 十 卣 卣其 卣 p. 242	 十 卣 10514, B组,均 p. 128	 十 卣 11: 55, 西 周, p. 129	 十 卣 陶 卣 5, p. 132	 十 卣 包山 132, p. 132	

通过以上字形的比较,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意见:








第一,从“一”、“二”、“三”、“七”、“八”、“九”、“十”看,金文、甲骨文、战国文字的字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可以作为甲骨文、金文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的一个佐证。

第二,金文的“一”、“二”、“三”、“四”的字形,不论是商代金文还是西周早期金文,多有刻意向右上挑起的笔势特点。甲骨文的字形由于有刻划的随意性特点,所以这一特点不是很明显,但是也有向右上挑起这类笔势的字形。黄德宽教授在《古文字学》中指出:甲骨文的数字“一至十”,“大都是利用抽象符号组合而成”,即“刻画指事”。^①张玉金教授认为这些数字“字形多为算筹排列之形”。^②两位学者的观点总体上不矛盾。






如果以金文和甲骨文的“一”、“二”、“三”、“四”的字形,对比许慎《说文解字》^③的注释:“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④;“二:地之数也,从偶一”^⑤;“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⑥;“四:阴数也,象四分之形”^⑦;可以看出《说文解字》的以上注释的观点均不够准确。

第三,“四”、“五”、“六”的字形,可以在甲骨文与金文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提供一些佐证。以下逐一讨论。

1.“四”

在甲骨文中,“四”只有一种字形:。但是,在金文中,“四”有两种字形:、。当然,在战国文字中,“四”也是两种字形都有。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金文编》中,类字形只有6个,最早的见于春秋早期。商代的两个“四”的字形均作这一类。另有65个周代(从西周早期到战国)字形作类字形。可见,类字形是后起的。

2.“五”

在甲骨文中,“五”有两种字形:和 (均为商代甲骨文)。但是,在金文中,“五”只有一种字形:。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金文编》中,“五”有字形67个,其中包括5个商代字形,均为类字形。就事物发展规律看,“五”的字形,显然是先有“刻画指事”的之后才会出现赵诚先生《甲骨文简明

①黄德宽:《古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1页。

②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③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④同③,第1页。

⑤同③,第287页。

⑥同③,第3页。

⑦同③,第308页。

词典》所说的“构形不明”^①的。

于省吾教授《释一至十之纪数字》说：“以一为首之一二三积画纪数字”，“凡纪数字均可积书为之，但积至四画已觉其繁，势不得不化繁为简，于是五字以×为之。”^②于先生所说的这一规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甲骨文“五”的出现，正是甲骨文“五”字作为“积画纪数”的字，处于“已觉其繁，势不得不化繁为简”过程中，也不足为怪。不能由于“五”字过“繁”，就认为不可能有这个字形。所以，“五”显然早于“十”的字形。

另外，在战国文字中，“五”则在“五”的字形基础上出现了简化的“五”，这体现了战国文字的“不规范性”与“草简性”。这与黄德宽教授等所指出的，战国文字“形体演变复杂多样，草简之风盛行”^③的特点是一致的。赵诚先生《甲骨文简明词典》说：“五”在甲骨文时代，“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先是写作×，然后才变写为‘五’。”（第 254 页）赵先生指出了“五”的甲骨文字形演变规律。但是在战国时代，把“五”写作“五”，则不可能是复古，只能是出于“草简”的目的。

3.“六”

在《新甲骨文编》中，“六”的字形共有 21 个，字形分为两类：既有作“六”的，也有作“六”的。其中，“六”类字形共有 4 个：组自 1 个，宾组 2 个，西周 1 个。于省吾教授《释一至十之纪数字》说：“‘六’为六之初文。甲骨文六字作‘六’者，乃早期卜辞兆侧之纪数字。”（第 98 页）赵诚先生《甲骨文简明词典》说：“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先是写作‘六’”，然后才写作‘六’等字形。（第 254 页）可见，“六”这类字形要早于“六”这类字形。







《新金文编》有“六”的字形 38 个，37 个均为“六”类字形，包括全部的商代字形（共 4 个）。《新金文编》只有一个“六”类字形，是西周早期的。

由此可见，甲骨文的“六”字的“六”字形要早于金文。

总之，从“四”、“五”、“六”的字形演变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甲骨文早于金文的一个例证。

二、整十数字的比较
































以下先列表对比。

数字 文字	金文		甲骨文		战国文字		备注
	商代	周代	商代	周代	秦系	六国	
十	 通作且 丁组， p. 242	 通作且 丁组， p. 242	 10514， 自宾组， p. 128	 55，西 周， p. 129	 5， p. 132	 楚简， p. 132	上文已涉 及“十” 的字形， 此处作为 对比的参 照

①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54 页。

②于省吾：《释一至十之纪数字》，《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96-98 页。引文中的“积书”之“书”（書）字疑为“畫”字之误。

③黄德宽等：《古汉字发展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15 页。

一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天 3， p. 1019	合文
二十	 通作且， p. 246	 通作且， p. 246	 21249， 自宾组， p. 130	未见	 21249， 自宾组， p. 130	 21249， 自宾组， p. 130	商代金文 有三类字 形
三十	未见	 10459， 自宾组， p. 130	 22073， 午组， p. 131	未见	 10459， 自宾组， p. 130	 10459， 自宾组， p. 130	
四十	未见	 20723， 自宾组， p. 823	 20723， 自宾组， p. 823	未见	 192， p. 1024	 192， p. 1024	
五十	未见	 11184， 自宾组， p. 823	 11184， 自宾组， p. 823	未见	 11184， 自宾组， p. 823	 11184， 自宾组， p. 823	商代甲骨文 与金文结构 不同
六十	未见	 17888， 宾组， p. 8	 17888， 宾组， p. 8	未见	 17888， 宾组， p. 8	 17888， 宾组， p. 8	
七十	未见	 895 乙， 宾组， p. 821	 895 乙， 宾组， p. 821	未见	 895 乙， 宾组， p. 821	 895 乙， 宾组， p. 821	
八十	未见	 580 正， 宾组， p. 824	 580 正， 宾组， p. 824	未见	 580 正， 宾组， p. 824	 580 正， 宾组， p. 824	
九十	未见	未见	 10407， 正， p. 825	未见	未见	未见	

关于以上字形的比较，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意见：

（一）关于“十”

1.“十”的字形演变

于省吾教授《释一至十之纪数字》谈及“十字之演变”时指出:“十字初形本为直画,继而中间加肥,后则加点为饰,又由点孳化为小横。”(第100页)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十”的字形看,符合于先生的这一观点。当然,这也说明“十”的甲骨文字形早于金文的字形。

2.“一十”的合文

在战国文字的六国文字中,有一个“一十”的合文。这一合文不见于甲骨文、金文。这是值得重视的。

“十”既是数位之一,又是数字。在现代汉语中,从1、2、3往上数,10称为“十”;但是,如果以10为单位,从10、20、30往上数,10称为“一十”。如果是10-20间的整数,既可以称为“十几”,也可以称为“一十几”,比如19既可以称为“十九”,也可以称为“一十九”。换言之,当立足于个位数时,10称为“十”;立足于十位数时,10称为“一十”。在甲骨文、金文中,并没有“一十”的观念,是用“十”称说“一十”的。以下各举一例:

(1)甲骨文:《甲骨文合集》33582:“十牛又五。”^①

(2)金文:《段簋》:“唯王十又[]祀。”^②

从战国时期“一十”的合文看,上述情况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改变。

(二)关于“二十”、“三十”、“四十”

从甲骨文看,“二十”作[],“三十”作[]和[],“四十”作[]。赵诚先生《甲骨文简明词典》说:“划两个竖道并连结下端,以区别于两个横道的二,当是指事字。”(第256页)赵诚先生的这部词典对[]、[]的注释,核心内容相同,不另引述。由此看来,[]当为这类数字中的最早的字形,金文乃至战国文字均无此类字形。

从金文看,“二十”、“三十”、“四十”文字结构大致相同。现以“二十”为例:[](西周早期)、[](战国早期,“二十”中间再加一横)、[](战国时期,加合文符号),以上这3个字形体现了金文字形的逐步完善与精确。

对比甲骨文与金文的以上字形,可以看出,甲骨文的“二十”、“三十”、“四十”的字形早于金文。

(三)关于“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这五个数字,商代甲骨文的合文结构,与周代甲骨文、周代金文(商代金文未见)、战国文字均不

一样,很值得注意。以“五十”的合文为例:

商代甲骨文作[],“十”在上,“五”在下;周代甲骨文作[],“五”在上,“十”在下。周代金文与战国文字这5个合文的结构同于周代甲骨文,不再举例。

那么,是不是商代甲骨文的[]这种十位数在上、个位数在下的合文结构是孤例呢?不是的。笔者统计了《新甲骨文编》的这5个合文字形,这种字形是普遍情况:《新甲骨文编》中,商代表示“五十”的合文均为[]这类字形,共15个,没有例外。涉及宾组、宾组、历组、出组、无名组、何组。周代表示“五十”的字形只有[]这1个。表示“六十”的合文共4个,均为商代字形,字形结构均与[]相同,涉及宾组和黄组。表示“七十”的合文共9个,均为商代字形,字形结构均与[]相同,涉及宾组、何组、历组。表示“八十”的合文共4个,均为商代字形,字形结构均与[]相同,涉及宾组、黄组。表示“九十”的合文只有1个,为商代字形,字形结构与[]相同。

那么,如何释读这样的合文呢?沈之瑜先生《甲骨学基础讲义》说:“过去一直把‘五十’误读成‘十五’,这是郭沫若考释出来的。卜辞十五合文作[]或[],五十合文作[],要倒读才对,六十作[]或[],七十作[],八十作[],都要倒读。”^③赵诚先生《甲骨文简明词典》说:“[]:五十。这样写,显然是为了和十五的合文([]或[])相区别。”(第256页)

对此,笔者有如下考虑:

1. 关于“倒读”说,笔者不赞成这一观点。“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均为合文。关于合文的定义,如上文引述的黄德宽教授等的观点:“古文字一般是一个字作为一个书写单位,记录一个相对应的词,……从殷商甲骨文始,就出现了将两个字组合书写在一起的现象,这就是‘合文’。”合文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是整体认读的。合文不仅有上下结构的,还有左右结构的,乃至更为复杂的结构(比如:上下结构中,“下”又为左右结构)。不能以释读合文的上下、左右顺序,作为释读甲骨文的一种顺序方法。





2. 关于[]这类合文的构成原因,赵诚先生说:“是为了和十五的合文([]或[])相区别。”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事实上,如果仅仅是为了与“十五”的合文([]或[])相区别,周代甲骨文乃至周代金文的字形[]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这类合文之所以在商代甲骨文中十分普遍,在甲骨文的

①孟世凯:《甲骨学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②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③沈之瑜:《甲骨学基础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刻写或带有随意性特点的情况下,竟然毫无例外,是有着深层原因的。这就是,当时对“几十”这类整十的数字观念是,先考虑“十”,再考虑是几个“十”。这与后来对整十数字的称读方式是相反的。

这一改变应该发生在周代,因为周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的“五十”类合文字形作,与现在的称读方式相同。张光直先生《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国青铜时代》)说:“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①所以,笔者认为,关于商代甲骨文与周代甲骨文所体现的数字观的差异,或为商人与周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这应该不是时代发展变化以后,所出现的数字观念的更新。在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见到商代金文关于“五十”这类的合文,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今后发现商代的这类金文合文字形,那么这类字形很有可能同于商代甲骨文的,却不是同于周代金文(当然也是周代甲骨文)的字形结构。

那么商代甲骨文所体现的数字观(比如“五十”,先考虑“十”,再考虑“五”),真的就很奇特吗?笔者不这样认为。四则运算法则的乘法, $50=10\times 5$,意思是 10 增加了 5 倍率,也可以说成 5 个 10 连加。由此看来,商代甲骨文对“五十”类数字概念的认知,其实是符合乘法原理的。从周代以来到现在,对整十数字的称说,只是一种称说方式,并不是对数字概念认知的直接体现。


































3. 甲骨文的行款特点也证明“倒读说”不确。笔者在《甲骨文的合文所体现出的几个特点》(待刊)一文中,结合董作宾、董敏先生,裘锡圭教授,黄德宽教授等的论述,说明基于甲骨文的直行、从上到下的基本书写方式,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第一,由于甲骨文是竖行从上到下刻写的,所以一个合文如果是上下结构,那么这个合文的两个字不能互换。第二,甲骨文不仅是左右结构的单个字的字形,其左右两个部件,可以左右颠倒以外;即使是两个字组成的左右结构的合文,这两个字也可以左右颠倒。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商代甲骨文把“五十”写作,“十”在上,“五”在下,这一合文结构的顺序是严格、不可改变的。它正体现了商人对整十

的数字的认知心理。

三、“百”以上的数字

以下先做对比:

数字 文字	金文		甲骨文		战国文字		备注
	商代	周代	商代	周代	秦系	六国	
十	 作且丁 簋, p. 242	 作伯 簋, 西周 早期, p. 242	 合 10514, 日 p. 128	 111: 55, 西 周, p. 129	 汇 5, p. 132	 郭店 楚简, p. 132	上文已 涉及 “十”的 字形,此 处作为 对比的 参照
百	 小子 簋, p. 430	 方 簋, 西周 早期, p. 430	 合 20250, 日 p. 227	未见	 青 川木楼, p. 225	 包 山 137, p. 225	
二百	 小子 簋, 合 文卷 p. 5	 李 簋, 西周 中期, 合 文卷 p. 5	 合 10829, 日 p. 825	未见	未见	未见	
三百	未见	 侯 矢簋, 西 周早期, 合 文卷 p. 10	 合 698 正, 宾 组, p. 825	未见	未见	未见	
四百	未见	未见	 合 8965, 宾 组, p. 825	未见	未见	未见	
五百	未见	 季 子白盘, 西 周晚期, 合 文卷 p. 15	 合 559, 宾 组, p. 825	 111: 125, 西 周, p. 825	未见	未见	
六百	未见	 侯 矢簋, 西 周早期, 合 文卷 p. 7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八百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全 5597, p. 1027	玺印文字 情况复 杂, 本文 不作对比 讨论
九百	未见	未见	 侯 1643, 宾 组, p. 825	未见	未见	未见	
千	未见	 大孟 簋, 西周 早期, p. 245	 合 8424, 日 p. 129	未见	 龙岗 217, p. 133	 郭店 楚简, p. 133	
二千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侯 3180, p. 1027	玺印文字 情况复 杂, 本文 不作对比 讨论
三千	未见	 小孟 簋, 西周 早期, 合 文卷 p. 10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万	未见	 平 簋, 西周 早期, p. 2043	 合 21239, 日 p. 771	未见	 汇 4493, 宾 组, 均 p. 958	 郭店 楚简, p. 958	





①黄德宽等:《古汉字发展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页。

关于以上字形的比较,笔者有以下初步意见:

(一)整体看来

从“百”、“二百”、“三百”、“五百”、“千”、“万”的字形(包括合文)看,金文、甲骨文、战国文字的字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可以作为甲骨文、金文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的一个佐证。

(二)关于“百”的早期字形

商代甲骨文的“百”有这样两个字形:和。前者的字形,商代金文与周代金文都不具备。赵诚先生《甲骨文简明词典》说:“是早期的写法”,字形上端的横是为了明显区别于甲骨文的“白”字,后来才加上的。(第 256 页)这可以作为甲骨文早于金文的一个例证。

(三)关于“百”、“千”、“万”的称说问题

上文谈到,在甲骨文、金文中,“十”既是数位之一,又是数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并没有“一十”的观念,是用“十”称说“一十”的。

“百”、“千”、“万”与“十”的这一特点相同。以下各举一例:

1.“百”

(1)甲骨文:《殷虚文字后编》上二八.三:“大丁、大甲、且乙,百鬯百羌。”^①

(2)金文:《禹鼎》:“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车百乘。”^②

2.“千”

(1)甲骨文:《殷虚文字缀合》三〇一:“降册千牛。”^③

(2)金文:《孟鼎》:“人鬲千又五十夫。”^④

3.“万”

(1)甲骨文:《甲骨文合集》二一六五一:“万人归。”^⑤







(2)金文:《小孟鼎》:“孚人萬三千八十一。”^⑥

四、关于卦画

关于卦画,《新金文编》收入 12 个,《新甲骨文编》收入 3 个(其中包括 1 个重文),《战国文字编》在合文卷未收卦画,但是在附录的未释读文字中,笔者找到 3 个。以下各举两例,略作讨论。






由于卦画的独特性,所以不能就某一卦画做横向对比。本文仅讨论卦画的特点。另外,卦画不同于数字,下表的排列方式仅仅是按照释读数字从小到大

大排列,不一定妥当,谨此说明。

卦画	金文		甲骨文		战国文字		备注
	商代	周代	商代	周代	秦系	六国	
八 八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汇 3485, p.1041	《战国文字编》将其作为未识读文字放在附录中
六 六 六	 文 戊寅,合文 卷 p.23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六 七 一	未见	未见	 1632, 历组, 1632, 历组, 均 p.847	未见	未见	未见	
八 二 八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汇 2633, p.1041	《战国文字编》作为未识读文字,另称,未标明是秦系文字还是六国文字,限于本表的体例,暂放在六国文字栏
六 七 七 六	未见	未见	 合 29074, 无名组, p.847	未见	未见	未见	
六 一 八 六 一 一	未见	 文 西,西周早期,合文 卷 p.23	未见	未见	未见	未见	

关于以上字形比较,笔者有以下几点初步意见:

(一)关于《新金文编》两处不妥当的地方

1. ,《新金文编》认为是卦画,放在合文卷第 23 页。笔者认为不够准确。这个出自一个青铜器名:“父戊寅”。按照常理,以某一个卦画命名一个青铜器(或者作为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于理不合。笔者认为,这个应该是一个未释读的字,应该放在《新金文编》的附录二“未释读字”中。陈世辉、汤馥惠教授《古文字学概要》就卜辞中的

① 崔恒昇:《简明甲骨文字典》(增订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06 页。

② 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第 122 页。

③ 同①,第 48 页。

④ 同②,第 29 页。

⑤ 同①,第 553 页。

⑥ 同②,第 343 页。



这类符号,指出:“郭沫若把殷墟发现的这类符号解释为人名,他还说:‘这种文字保留在周彝铭中的有好几例。’(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①如释为人名,亦可从。

2. 𠄎的出处,《新金文编》作“召卣”(合文卷 p. 23),这是不准确的。《殷周金文集成》第 10 册第 4 页作“𠄎 召卣”^②,当改。

(二)卦画和数字的区别

关于卦画与数字的区别,笔者认为,二者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同。

1.从材质角度看,如果是金文、甲骨文,有可能是卦画,如𠄎;如果出现在货币上,一般都是数字或符号。试比较见于《东亚钱志》上的𠄎(《战国文字编》,第 1026 页)。

2.数字的大小。笔者在《战国货币文字中数字文字的几个特点》(刊于《中州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一文中谈到,从商代、周代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看,数值过大的数字,如果出现在钱币上,不可能是数字,只可能是刻画的符号。与此相仿,在甲骨文、金文中,如果数字的数值过大,是以“百”、“千”、“万”表述的(参上文举例),也是这样的性质。所以,如果是三位数的数字,很可能是卦画,不是数字。

3.如果数字中出现“九”、“十”,很有可能是数字,比如:𠄎(见于《东亚钱志》,《战国文字编》第 1025 页)。由于卜筮的特点,数字组合中最大为“八”的,才可能是卦画。许慎《说文解字》:“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第 309 页)正如陈世辉、汤馥惠教授《古文字学概要》说:“周人甲骨文上的数字记号,应当就是卜筮时的蓍数。它与八卦的成熟阶段还有一段距离。从《易经》上所看到的那样完密的形式,大概要完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第 70 页)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umbers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and Warring States text

JIN Xinxin

Abstract: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ms expressing numbers are somewhat different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and Warring States tex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forms from one to ten, the whole tens between twenty to ninety, the numbers over one hundred and trigrams. For example, which came first,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or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And what are ten, hundred, thousand and ten thousand called? And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in the whole tens between people of Shang Dynasty and Zhou Dynasty, and those between trigrams and numbers.

Key words: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Warring States text; number; compound graph mark; trigrams

①陈世辉,汤馥惠:《古文字学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